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二

守令列傳久任吏第八十

東莞尹守衡著

竊嘗攷之祖宗時郡縣吏非甚不宜一官常待三年兩其異能陞任每需再考若果深於得民民至上章乞留則或予之陞或增之秩仍使還任以從民願是時民既樂之官亦安之直指監司亦敬之重之上下不甚懸隔體貌小無軒輊雖至老死于其職有餘快也洪武初有尹希文永樂中有貝秉彝張覺新則以久任而皆卒于官至今食報于民歲時祠祭不絕可謂沒世不忘者矣

人言父宦臧仲之產哀不我欺一官之俸幾何舂之為

民至于貧不能歸則遂家于其地若譚思敬若白整兹子孫與其父兄子弟遊不亦美乎二三君子而外間有

厭作既深知名可紀者成化以前尚可十有數人弘正而後罕有聞矣

尹希文者武清人也以茂才舉知宣城為人廉謹勤於民事時丁元亂後農廢耕士廢學希文力行勸課四民樂業考滿詔食四品俸令宣城二十年邑民祠之

以秉彝名恒上虞人也永樂二年進士初授邵陽令祖艱去起知東阿上北征命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餽餉人多裨行秉彝曰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耶即治裝

就道民聞令行皆欣躍以從勅息飲食與民同其苦師旋東阿民丁無一人失所秉槳在行故也凡有營繕棄鐵敗皮朽索故絲悉存之工假用令煮皮爲膠鑄鐵爲杵擣絲索爲穰貯之庫及上巡幸北京皆得以供所般之費其精密類此比遷父老詣闕乞留詔進一階仍知東阿凡任一十八年張昺新沅陵令也好鋤強暴務於安利其民無字先於疲癃鰥寡民甚愛樂之九載考績民詣闕留進秩一級還任凡令宛陵三十三年

譚思敬者永樂初嵊縣令也九年秩滿嵊父老千人上

章乞留上令還任又九年乞致仕民留之嘆曰嵊民愛我其吾桐鄉乎遂家于嵊爲嵊令一十八年月朔則召鄉父老駢立于庭告以孝弟格言使歸訓其子弟民悅其教無不感化有爭恥訟于庭人無少長皆稱之爲孝

諱白整字思齊豐潤人永樂中鄉貢爲華容令慈仁篤厚廉介無私民愛敬之初以九年滿乞留還任又三年滿當遷民復乞留進武昌府同知仍掌縣事又十年乃致仕知華容二十二年請致仕貧不能歸民賂之居遂家于華容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也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初授泌陽簿陞歷郎中宣德五年出爲松江大守豫見郡吏多積猾不可與親簿書召取名家子馴謹者使爲吏訓以禮法先是冗濫者汰之視事惟一吏侍旁數隸卒肅列堦下若僧寺然民有持狀入訴則諭之曰明日來其明日有來者亦如此諭之於是民有謠言曰松江太守明日來共笑之人初莫測太守意顧訟者來時皆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遂不復來矣其爲政務在與民休息輕徭役節冗費吳俗尚琴奕喜玩好

豫見之未嘗一寓目士大夫重遊宴謝絕之是時周文襄爲巡撫所行法皆畫一便民豫與況鍾同一時共事況治蘇州嚴豫治松江寛然皆得民有治聲郡民每頌太守功豫則曰此巡撫奉宣聖天子德意豫何力之有廬陵孫鼎名士也爲府教授豫以賓禮待之至要途顯人不爲逢迎也滿考入朝鼎畫一鶴爲贐郡民詣闕請留增俸正三品還任爲守十五年清静如一日上下化之刑獄大清正統十年詔宴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人午門前賜金織衣一襲豫與焉今配祀文襄公祠

王伯貞名恭泰和人也洪武初以聘應詔集試闕下五百人上擢伯貞第一授廣東按察司試僉事分巡海康歲罷分巡召還工部主事外艱去起復過期謫舒城十年薦陞瓊州知府瓊人聞伯貞至曰是先分巡海康王公耶必能惠我矣伯貞初在海康請濬呂塘渠灌東洋田民利之至瓊平易近民民樂其寬伯貞亦以是益知民隱瓊州守將時奏崖州黎叛請兵剿之伯貞業知守將皆利用兵以漁獵黎人也止之曰此但黎人自讎殺耳非叛也兵發則禍及無辜太守請以身任其事廣有

一丞強幹爾任使予一檄文入黎諭以德意令自解紛致爲若者數人檻送京黎人遂免於兵老幼咸感泣曰微王太守吾屬魚肉矣其後太守毋有令至黎人趨承恐後自是郡民先後爲官擾害亡入黎中者皆復業萬有三千餘口吏民安堵海波不揚伯貞政暇即詣學宮於教諸生又爲建講堂集諸生講誦海外自丁元亂人文衰息由是肇興伯貞守瓊一十六年内艱去瓊人爲立生祠祀之起復移守肇慶未赴卒時有憩遅者爲鳳翔太守在任二十五年再以九年滿加從二品服俸

謝子襄名袞新淦人也洪武末以人才薦授青田知縣有惠政秩滿民奏留之特陞處州知府居官廉謹篤意拊循興學校勸農桑旱蝗為災子襄禱于神大雨二日蝗盡死盜有入庫竊官鈔去子襄投檄城隍神盜方閱鈔室中俄為疾風捲出墮于市盜隨風至拾取之遂為守藏吏識獲一日視事忽一牛逸而至前俛首若有訴跡之牛將就屠奔來乃求救也子襄為贖養之時稱三異政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永樂二十二年卒

盧秉安字文定南豐人也建文中為東莞令政尚寬平

視民如子事有利民輙盡心力爲之歲少歉則緩催科曰吾寧當後期之責何可苦逼吾民也民轉相告争勉先輸惟恐貽累於令兩造在庭諭之以理令自悔罪有不從者語之曰汝之曲直吾已洞見但不欲明折而曲置汝于法不得爲良民於是曲者默自愧悔而退庭無健訟囹圄虛空九年滿考當遷民保留之凡三在任一十九年復轉東阿民復保留不能得作詩以贈其行秉安丞收寘囊中答詩一絕曰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劉邑幸無一失挂心腸後卒于

東阿莞民聞計莫不流涕共設位海邉官亭哭奠焉

陳善住者欽州人洪武中以郡庠生充貢入太學授山西平陽衛經歷尋陞滁邑令在滁二十年人民愛慕妻子不到官舍自題其卧帳曰鰥巢寄妻詩曰行人萬里傳音信報到荊妻鬢尚烏白愧生涯三十載我爲釋友爾爲姑其苦節若此

趙登字從善祥符人也永樂二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以言事謫四川忠州判官任十餘年涖事公廉多惠政稍遷雲南安寧州知州宣德改元陞湖州知府清操逾厲吏民畏服時詔天下郡國修舉國初義倉之制以備

因歎登春揚德意召區里之長及鄉之耆民聚于庭諄切勸諭而里中富羨之家咸感登言不浹旬輸穀數萬石故倉弗能容而猶增數楹登選公正耆民洎殷實淳良之夫嚴慎守護歲知出納之數申明戒飭大要以絕私無擾爲本安吉費氏故豪宗李人子女田園縣官莫能制登列其罪狀以聞摘一二首惡者竟遷徙其家還人子女田園餘皆股栗不敢後如獲時矣正統七年去任治湖州十有七年精白如一日後有岳璘亦賢守滿九載始遷去吳興語曰賢守趙岳治行學卓

劉綱字文紀陝西學舉州知州也初令府谷有威名及爭學綱喟然曰州民凋敝寔其俗可以府谷之治治乎因俗為政不拘繩墨教民樹藝習詩書均賦役置屯田儲兵練百廢俱振云何內艱代者且至民爭詣闕乞留太宗曰民念綱急其令起復秉傳還任而別用代者綱心喪泄事未嘗輕用刑罰民自不犯已又外艱民又詣闕乞留仁宗特賜璽書褒異尋服四品英宗朝以老乞休去之日哭聲振野家居遺問踵至聞其卒也裂裡致帛

臨綱河南人永樂中進士洮州三十三年三以九年滿

加至從二品服俸

鄭璉鄭人也景泰中知萬州州爲瓊海極邊土硗确難耕稼璉至循行阡陌勞來不倦民親愛之秩滿州民赴京奏留在任一十八載

陳本琛者寧波人也宣德中爲吉安守治民一以誠心爲質未嘗任智術假威嚴民有抑不伸仰三尺童子得諸府自白民感其公平心向化恥訟于庭郡中故多賢士本琛能折節下之無怠容士民咸愛敬之滿九載當遷郡人詣臺使者乞留臺使者以聞上從之與況鍾循

良冠一時亭祿正三品守吉安一十八年以老疾乞致仕既去郡人咸尸祝之是時有劉孝者傳羅人宣德元年以鄉薦授長泰令九年秩滿以民乞留陞授承務郎仍知長泰事又九年乃致任令長泰一十八年邑故多虎虎盡去連歲嘉禾一莖三穗人以爲孝德化之感

傅偕者字孔暘祥符人也成化中以鄉魁入大學授順天府通州同知既八年民恐遷去會守闕百姓叩闕上章乞偕爲守上從之通州密邇京師勳戚宦寺田庄居大半偕裁以法不敢有侵於民權貴甚嫉之無能有

中之者天威遐百姓親公道不能奪也爲守又十二年考滿加授朝列大夫俸級凡在通州二十年改知濟寧又三年遂致仕

論曰余所論次諸君子未嘗不傷久任之難云王瓊州十六年猶補端州劉寧州三十三年猶以知州致仕盧東莞一十九載更轉東阿祖宗時嚴於資格乃爾今之臨守百里稍有異等厪踰一考便躐行取而陟要津郡守二千石祗借以供六曹郎之旅舍一二載俄然薦大吏矣安望行古之道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三

教職列傳第八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逸史公曰古者守令即爲師師政與教未嘗二也後世政詳於刑賦而教日衰於是以其責歸之學官學官職卑而體尊國初教職類多宿學耆儒其上者或以應旌修典籍事畢出爲一郡一邑之山斗次亦推宗人國諸大夫允爲多士所矜式坐擁皐皮之上皆足尊公輔門九年考滿以所教弟子負中式多寡爲殿最其上者能通經術識治體即得推選坊局超授九卿不以

資格限之也是時太學天子不時臨御四方郡縣遠在輦轂之外才品下縣知及於述職來朝之日詢之時務聽其奏對不下堂陛而衮鉞定於片時吾何以徵其然也上嘗一日見有來朝諸教職集闕下召而問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嘗嵐州學正吳從權對曰臣教官也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教諭張桓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故於民事無所知上曰汝二人豈有父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暇於門時節序朋友往來民

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緊言不知許也古人身居畎畝心常在於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堯舜君民爲念甯戚未遇扣角而歌自薦於齊桓公漢董仲舒皆起田間上書數陳時務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所學汝等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敬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

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
事日奏君前今朕詢汝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乃反支
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教諸生
皆兼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録其教授
有法汝言平日在學不出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
通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
效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詔戍二人于極邊異日者
有秦州訓導門克新上每詢之民間政事克新直言其
得失無隱上特嘉悅紹興府學教授王俊華上有問俊

華條對悉稱旨上擢克新左春坊左賛善擢俊華右春坊右賛善上諭二人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其言也克新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教官位秩雖微而有司重之諸大夫國人敬之愛之稱美秩焉若以論於今日大不然矣其最下者皆出於歲貢邁年之老措大精力倦於皷舞而學術尤多紕謬升堂講解執經問難已非其人至有歲時之禮餽贄見之束修少不得其歡心掀髯以待盛氣以臨可令有道之士見哉若以舉人選授乃亦茸心下與爲伍無能自拔於流俗朋徒在侍

倚席不講學舍頹廢鞠爲園蔬余嘗署職閩中稍從遊於儕某之間不能與之一朝居也難言哉難言哉道喪世耶世喪道耶大都今日之教官天下同出一型者也不爲子雲所譏刺甚矣今但録其郡縣師能絜己好修者以爲教職篇俾天下之司鐸者有所觀法太學師則別有列傳

陳賢字廷傑南昌人洪武中辟爲郡學訓導教諸生咏樂即衣冠坐堂上召集講論道藝至昃忘倦著有困學箴激勵之秩滿陞清淮教諭歷湖口南康三邑士稱得

師兩典闈廣文衡永樂初徵與諸儒共修永樂大典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感賦在局凡八年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子今敢以狥君耶已而有論劾遺詔不忠忘親不孝者衆爲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旨寘不問江右藩臬交薦于朝不報是時朝廷方以學職爲重竟更四學垂四十年不調洪熙改元學官皆入覲人謂先生老矣盍以僚代賢曰吾幸未遽死而得覲新君安敢言老覲畢將陛辭而疾作或勸姑勿入賢曰

臣子敢自安而廢禮乎力疾趨朝仆籍班行中其徒御史王衍掖而出之疾遂劇歸没謂所親曰勿以我爲迂得正而斃吾無憾矣湖人肖像學官爼豆之楊文貞稱其士行可質鬼神學者尊爲古道先生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博洽經史時號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詔諸儒臣修正韻以聘至京年方二十八衆以年少黜之爲中都國子典簿宋景濂遣二子從遊焉尋移疾歸居陽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童蒙習句一卷二十二年朝廷搜訪遺賢召還

京辭學士縉故多才以其字學頗輕之吏部郎侯庸將薦於上高皇帝知其博而頗緩其用侯庸具啓懿文太子太子曰吾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處之以藏修靜養之地不可其以爲教官縉謂與其班於朝廷之上孰若施教化於蠻夷萬里之遠乃授瓊山教諭縉爲文送之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當僭聖人於南海之濱又增一木鐸矣謙至守令爲築一考古堂於學右謙復著有學範以教諸生士遵其教彬彬鄒魯稱爲海南夫子三年入覲上其所著書高皇帝下翰林院

看詳歸亡何卒臨終著有造化經綸圖手書別瓔之上友曰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有不能自已者豈有所爲者也予之此身在太虛中如氷在水而今將爲水矣永樂初門人柴廣敬登進士以聲音文字通上奏太宗詔藏秘閣

薛貞河津人文清先生之父也洪武十七年首開科舉取士貞以山西鄉試中式明年入試南宮授北平元氏縣學教諭年二十九是時建學未久士荒於習貞乃立

爲條約使人人相勸來就學聽之學舍日教雞鳴而起
貞以終日爲諸生畫所以誘掖啓迪之道至日中未食
不倦也逾年諸生行業皆有可觀九年秩滿入朝高皇
帝詔吏部擇儒官可備顧問者以二十人名上而貞與
焉每旦禮官引入叙立丹陛內百官退乃退上時御奉
天門命講五經貞以書經應講閱三月改授河南滎陽
縣學教諭誨諸生一如往在元氏時仍擇諸生之俊秀
者分授以後生小子從習左右廊齋俱滿誦讀聲不
輟如是五年以北方罷學改官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

可吏曰其地上爲南夷去中國絶遠人皆夷獠貞因其俗曲爲誘導咸樂從其教化永樂改元詔諸改官者悉

其舊職明年還任榮陽任滿復改玉田又九年改鄢陵尋丁內外艱五載起復爲河內教諭仁宗嗣位入朝京師甫還任卒貞歷教官三十六年更五庠序勤於訓士如一日門弟子成名固衆而文靖先生遵守其教詢爲一代之大儒

黄欽字聲叔莆田人宣德中以明經薦授仙遊縣學訓導進佐二艱起歷無錫鹿水青田三縣學訓導陞廣元

縣學教諭廣元爲蜀北鄙軍士椅戈而立編民鮮少學久廢觖至倡率廣元人士修學舍建文廟塑聖賢像每日衣冠坐堂上呼諸生使前授以經書背而復講如訓蒙法諸生苦貧無資以爲學觖曰汝第爲學吾當思以給汝察其貧甚者解衣推食以授之諸生至爲泣下其有不循軌度輒嚴呵之呵之不從施以夏楚廣元人樂從其教而又束于其嚴咸守其禮法曰先生真愛我者其後觖去廣元諸生指其所修廟學曰此黃先生之遺教存焉者也凡其所攻課程曰此黃先生之手澤存焉

者也是何可忘乃立祠于學宮之旁肖像祀焉
俞繪字本素越人也少負意氣嘗從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後海巡閫冠有斬馘功年方二十七狀貌甚偉邑大夫奇之曰此非凡夫薦補弟子員始習文字遂舉于鄉爲卷龍欽訓導鄒有闓禹錫爲齊文清先生高足弟子由國子監丞以言事落職歸繪從之講道學督學陳士賢每稱繪爲有體有用之學非章句學究識時措大而也特苦慮之沮于時例非以年資遷崇陽學諭崇陽俗信浮屠繪著闢道錄其述求福田淨土之無益於得

者嗣化之率士人習文公家禮邑俗大變守鈋可教因
朝政得失廖喜隨之竄廟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乞召
欽抗疏請以己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聘典廣西鄉試
門生以金謝麾去郡弗受賦詩慰道之致政歸士請祀
于名宦祠

黃勲字守勲揭陽人領成化鄉薦爲新淦教諭語人曰
修己教人一也一意於振士風扶正學見郡守第長揖
念爲多士之師帥不肯卑屈以事上官日與生徒講論
甞脩絕郡不肯受諸生貧而若學者分膳周給或疑其

嬌問曰君若大用竟能始終爾耶勳曰學以地殊志以時改言語與心術異德之賊也道有顯晦大小耶既六載遷柳州教授居歲餘語諸士曰士苟賤縛利祿由學不明耳遂乞致仕

嘉靖中有周坤者福州人為台州府新昌教諭清苦自立不肯俯仰上官冬日猶衣單衣曰吾冷官不宜太煖士能忍饑寒乃可不失己稍有餘俸即斥以周貧士後遷閩縣教新昌訓導有許效賢者莆田人喜與諸生講說仁義歲時饒遺皆郤受諸生有終喪而以幣見者

嘆曰吾聞禮尚賵賻哀有喪也吾未之能行而反有受
於子乎亟麾去端任去諸生立碑志思
論曰余為史竊至于[illegible]藏列傳未嘗不重有感于吾弟
守禮形敬氏也守禮以歲貢為揭陽訓導其教揭陽一
如其為諸生時所以教其里中諸弟子平生讀書不泥
訓詁著有讀書想皆其心得中語經習二戴禮輯有禮
記醒註邑士故以禮經多罕讀讀醒註後學如措諸學
為青衿三十年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未嘗肯蹉一跬見
士習日汚不可以訓撰有數學七篇首曰士品二曰求

制三曰士範四曰士學五曰士址六曰士養七曰士課其所諄諄然爲士告戒甚勤入揭陽即以授于多士務率循人人慶得師自涖任足不離堂齋不涉有司門日爲諸士習課而是科士起科第倍往時居三載陞南雄府學教授會内艱服除入京補思明教授既謝恩於是上章奏稱避職守懇猶見請增從祀先賢光闡孔廟大典曰臣家世儒也少承父師之教讀孔孟之書佩儒學官三十年始應貢而爲一儒官周旋于孔子廟庭盡終身焉已矣每覩孔子之道世彌久而彌光自周而逮我

大明禋祀之典迄世宗皇帝而始定

縱英明登師大寶臣以儒職備員何幸獲

明萬年禮樂重新之會也念臣自請以來竊有慨于孔

廟中從祀諸賢有偶遺于先朝而爲千百年之缺典者

今日似可議也非他人樂正子也樂正子之未得從祀

其于吾儒學道之心大有所未安也樂正子者孟子之

所謂善人也信人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而

戰國之世乃有樂正子哉漆雕開嘗對孔子曰吾斯之

未能信蓋謂吾道之能有諸己者未也雖子夏故稱與

門篤信君子也尚不無見紛華而說則孟子以信人而稱樂正子詎易以當此乎至其陳說于魯君以明孟子所居士大夫前後不踰之禮其于明道之功舉一可以例其餘魯君欲使為政孟子喜而不寐是又哀然一王佐才可知也才優于千乘百乘如子路之果冉求之藝孔子且重與之翔以優于天下者使得同時及門不將與漆雕開而同悅與子路冉求而嘉賞哉臣故謂樂正子者學古之道具有美大聖神之本體今進而與於從祀之列斯不令俎豆增色而為士林一大愉快邪亞宗

京師道經鄒縣入謁孟廟見其中西向而配享者止樂正子一人則前人業有定論又可知已臣惟國家取士孟子七篇與論語學庸等重註疏則遵用程朱以故孔廟中從祀諸賢兩廡七十二子則杏壇之上所親受業孔子之諸弟子也諸弟子之門人豈無可從祀者借于書籍有所考遂靡得而表章之耳孟子之弟子其見七篇中並未有一人從祀何耶臣按東廡從祀宋儒楊時則程灝之門人也西廡從祀宋儒蔡沈則朱熹之門人也今皆聯席而坐共俎而食若孟子配享于堂上其門

人從享于堂下其于分序比之程朱楊蔡諸君子不更順乎史記稱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則孟子蓋亦子思子門下士也孟子既與子思配享一堂而孟子之門人孰樂正子者不得廁于七十二賢之後俾從俎豆于末席臣心竊所未安恐世間讀孔孟之書者心亦有所未安也或有議其從于敖者夫樂正子仕于魯君者也王驩齊王倖臣至有相從■必兩君交好之間不能無會合之雅未有好善之人而肯從惡者此必不足為樂正子累也陽貨何曾為孔子累哉不言于聚斂者短喪者

又奚致疑于樂正子哉臣本腐儒思從諸生以至入官未嘗一日有外于孔孟之門墻毋遇丁祭低徊兩廡之間又未嘗不嘖嘖謂此一事也上之有關于我國家三百年來未及舉之鉅典下之臣亦有負于平生所讀孔孟之遺書敢不吐夙心冒昧陳請臣官雖卑不爲言高臣以儒官修儒職不爲越俎伏乞陛下俯採臣言勅下禮部覆議旦暮允行斯文幸甚吾道幸甚既上不報或云納言者哂其迂不以聞遂出京流恩明踰月而卒囊無一錢諸生爲擴斂初官揭陽著有擬昏集感古人

利令知昏語作此編自警可為世鑑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四

椽吏起家列傳第八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逸史公曰我朝以吏起家祖宗時有況鍾黃子威兩人皆為名二千石別見守令傳中其他且有位登八座亦有出爲藩臬上大夫者其人似若卑卑不足齒然天下事以人集安問流品哉

太祖時有滕德懋字思勉吳縣人元季為浙江行省椽參政察罕只班討方國珍辟為參謀國珍降留撫台州三年台人德之國初徵授丞相府椽從征陳友諒還除

知信州以才力不逮辭改建昌同知已復進知漳州再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拜兵部尚書德懋才辯雄爽器量宏偉長於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多出其手尋坐事卒

太宗時有李友直李友直字居正直隸清苑人建文時北平布政使張昺之庫吏也昺初欲圖燕常寄腹心友直友直輙泄其謀燕邸靖難後授北平布政司右參議既建北京改布政司爲行部陞左侍郎並建北京官厰仁宗臨御特設繕工官以友直爲尚書專總營繕之

事尋華改陞北京行部尚書奉命往祀西嶽及周諸陵
入關中所見道上百姓先後纍纍餓無完衣人皆菜色
詢之連年凶旱妻子處不逮朝夕心甚憐之遂以其狀
陳于上請下詔蠲恤仁宗大嘉納宣宗嗣位陞行在工
部尚書友在寵任歷四朝曆皇帝即位之三年乃卒亨
字彥通香河人太宗入靖難亨以北平吏從世子守城
太宗既即大位授亨修武丞秩滿陞吏部文選司主事
洪熙初遷北京行部吏曹員外郎行部革調吏部驗封
尋調文選歷九載尚書郭璡喜其便習奏陞正四品俸

宣德中遷通政司右通政正統初遷光祿卿是時璫振用事亨諂事之至以上所朝夕膳羞詔旨日支牲品酒果之屬饋振秩滿陞戶部左侍郎仍掌寺事亨年已老且常病不肯引退猶力疾視事乞免朝叅白髭滿面染之使黑暑汗緇其衣領一廚役笑之亨怒而撻之廚役乃發其奸贓數事下獄上念其老釋之令致仕亨爲人亡它異能可表見以與文直同起靖難初故得身歷四朝以致大位要當有狗馬力得備一將亦流品中一人也太宗末年有楊特者江西人爲大理寺左評事仁

宗初陞大理寺卿尋出交阯按察使事見大理寺卿虞謙傳中西楊埈愛其爲人又有平思忠者吳江人初以縣小吏被薦爲禮部主客司主事進郎中尋以它累逮下獄免官去北虜入貢他任主客者皆不稱旨詔復其官陞陝西參政復以他累謫戍北邊會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嘗官主客多識晋胡釋其戍予冠帶隨太監劉馬兒使吐蕃諸國而還思忠蓋一能吏也事無艱巨其材力皆足辦之而又能廉縱遊諸番與四夷相交接處於財貨出入中不肯私一錢初與况鍾同時爲部僚兩

人意氣甚相得思忠謝事歸里清貧自守鐘來爲守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見其二子曰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而思忠未嘗以一事干鐘鐘益敬重之

英宗時有徐晞爲兵部尚書晞字孟晞江陰人永樂初授都事董造北京宮殿成陞營繕主事宣德中轉郎中尋調兵部武庫司英宗即位陞試兵部右侍郎出練兵臨洮參贊甘肅軍務尋召還實授侍郎奉命往守莊浪凉州奏請建學立師作養戍士文法吏惡能慮及此尋轉南京戶部左侍郎正統十一年擢侗征麓川事平進兵

部尚書遂以疾致仕晞爲人有俠士風當爲椽時常憇人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拷掠之自引服晞憐之辭訴憲司祈爲辯脫貧不能餽謝泣別去晞以一日過常熟過之邀至其家夫妻共拜倒于地具雞黍相待願留一宿夫餽假他事去令妻飭粧妻國色也晞需其夫久不還詰之妻曰夫感再生之恩無以報令夕避迤願以鄙陋之姿侍寢夫已假宿鄰家矣晞大驚曰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乃使徐晞爲是耶厲色待之使覓夫還晞慰諭曰汝何得至此時以此事相傳爲吏得美談及在郎署若

同官一主事務是否曹輒駡意在晞也晞不爲意主事尋沒晞爲舉■歸其喪其不念舊怨而能卑下朝士類如此

憲宗時有萬祺爲工部尚書祺字維壽南昌人以時有異人授以祿命法辨事吏部以下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中諸貴人薦授鴻臚寺序班進主簿上召見有言輒驗賚之金幣俄而帝不豫大臣中有議召襄藩否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官奚事他求刻期復辟矣英宗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歷進員外郎郎中曹欽

之反也靴王㲄李賢朝門內時祺在旁語欽曰公宜勿負國家以死謝上則自求多福巳又徐謂之曰尊公碑文乃李公之筆可相忘之耶欽兄鐸曰萬君言是也擧平上聞而壯之召賜宴勞陞太常寺卿成化中陞禮部左侍郎內艱起改工部陞尚書管理易州山廠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開國來起胥吏列六卿而加宮秩者獨祺一人而已是特有蔚能者朝邑人也爲吏有才幹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能掌寺務朝廷每有宴會輙躬自檢視品嘗之不豐潔則責其職

掌人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將禁臠還家後以疏請
清查入內供應器皿有旨下禁獄降調南京光祿卿自
能去任後所用多科貢士皆以清流自居不屑細務歲
時宴饗廷賜飲食遂多粗惡不中口時有見嗤於外夷
者矣

論曰漢與刀筆吏起家往往至公卿我明顓以經術取
士後生小子就經術不得始跳而匿諸椽史仕不逾丞
尉功曹經術士亦多鄙薄之以君曹能舞文亂國是此
不操刃而殺人者也然在祖宗朝乃有一二曹掾功見

言信人獻其能聖天子亦隨器而使嚴德懋當草昧之初稍著弄其文墨招撫懷遠頗効微勞李友直雖一憸邪小人明聖繼興得之可濟緩急恭亭歷事四朝平恩忠再擯再起其材諝皆有過人者萬祺片語而脫王李二公於難壯哉若乃楊時胄致賢相之推揚徐孟暘識雲長之大節令想其人豈徒碌碌于竊朝廷之爵祿者爲乎然數公所以能致大位要之皆有所攀附縉紳君子或醜之然尚論者安可繩以大賢君子之雅行而苛責之也

皇明史竊敘傳第一百五

明　新昌令東莞　尹守衡　著

尹氏之先出自少昊食采於尹因氏焉周初佚以王史暨公旦輔少王數傳爲太師吉甫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寔掌内史而世其官孔子刪修之際於春秋猶以尹氏書周衰失其世守散仕列國喜令函關老聃過而喜從學焉著有關尹子其書猶存其後漢成帝時有太史令咸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咸校數術班固因之爲藝文志明帝時

長陵令敏受詔與班固作世祖本紀及建武功臣列傳唐則玄宗時天水悟為集賢殿學士兼修國史專領史館圖書尹氏繼問而後以能紹明先業代不乏人至宋遂莘焞進哲徽二實錄明興史有專官無專業國史不流傳人間泰和學士直谿筆詞垣僅有瑣綴録直渡百餘年新昌令守衡於是後起而著史竊皆悟後也守衡字用平自先世宦居東莞遂為仕族積有古今遺書守衡從借觀諷誦不輟父希類見之喜曰余少孤為書据巻册鮮讀書孺子能好學可教也身杜門臨餝之自

以意爲乖漏稍其丙夜功盡六刻乃罷守衡好左氏治春秋年十六里邈爲邑第子負温陵翁仲益通春秋遊已丑華守衡執贄徃拜其門求講授而仲益春秋受之太倉王錫爵是時天下言春秋者皆本太倉萬曆初守衡舉于鄉其明年就試南宮錫爵入爲宰相主南宮試事仲益謂守衡曰子行當必第乃不第仲益曰吾師乎吾師乎豈其收之駿骨而失之留良乎時守衡亦在乙榜設署閩中清流學事守衡曰古人惟斅學半其在斯乎且群學宮諸第子橫經請授三年再上禮部又輙絀

又歸三年再上又絀哭于崇文門之外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吾不得志于南宮也則命也夫是時清流裴應
章起召間入為天官少宰善守衡慰之曰士入我朝大
有顯名公卿間者豈盡制科哉第恐人負官耳官未嘗
負人顧借百里之地以行子之志遂拜新昌令守衡既
辭朝入謝少宰曰守衡不難於治民而難於善事上官
自惟賦質頑偏能為戇不能為諂能為拙不能為巧有
負其愛少宰曰子行矣勉為之天王聖明必不令阿大
夫能賢於即墨也守衡至則往往與其郡守監司避越

潭歲裴少宰出遷南都守衛左遷趙府審理正報至即
日駕巾車出縣門歌曰我聞君子愛時進趨時不我與
枉用相驅出門十載仕卑名微不才在我敢謂知希長
歌可成王門可遊爲客弗樂何如首丘路行未遠及時
當返事有不然撫之則晚駐馬停轡問津河梁望雲以
徙知是吾鄉歸里杜門不出仰天嘆曰古稱三不朽太
上立無德而稱焉其次已見棄於明主尚何能爲少嘗
竊慕左丘明司馬遷頗爲執鞭非一日矣或得竊其緒
餘別成一家言爲後人覆瓿不猶愈於碌碌與齊民同

爾耶自惟國家二百年來文獻具有足徵代代多纂述即欲斟酌前賢採訪近世删成一代全書名之曰史竊擬附竊取之義云幾何聞者群起而非笑之守衛旋自悔曰我以山林草野之夫敢與石渠天祿諸賢侵弄其毫褚誠僭哉誠僭哉遂閣筆故人張嘗時方緝著西園彙史於是貽書守衛曰吾以今人論古人無傷於今人故免於詬子以今人論今人宜滋多口也雖然子筆大如椽直如矢必勉之毋避敵而退舍守衛笑領其言遂復覓其前志人不見其一字東兗令馬継陛聞之時以其

與文門談論相得甚歡見其書大對借更爲徵補遺滿旌其廬曰清朝逸史守衛曰令公知我史中論特開亦稱爲逸史公以爲遷史有景帝武帝二本紀武帝怒而削之微見上短似於魏王之過矣累朝臨御一時美政灑天愚臣不識不知敢齒路馬而以本紀爲鞠惟草昧之初是天地一大開闢也統開國國之大統爲可繼述猶繫於冥冥之天天所欲亭其興也勃焉天所欲去其亡也忽焉紀靖難紀革除六飛之轡可亭轂乎紀北狩九鼎之器可假人乎紀奪門南征北伐萬乘可躬臨乎

紀親征世廟以藩王入秉三重而一時禮樂大典紀明倫史紀漢書皇后皆有紀草莽臣何知深宮事竊以周與十亂邑姜與焉紀高后天下之土地人民列朝之因革損益不有可知乎作六志皇天生有開國靖難之君其間必有名世之佐熊羆不二心之臣作十世家君乃養賢聖如懿文焉而天則天也宗藩一二之不肖焉而逆則非天也自作之孽也宦寺給事內庭而使參國專不可訓也若特傳之天子而下內自宰相以及九卿科道外自制閫以及藩臬有司人爲之傳而材品見矣

乃復類分爲道學爲文苑爲守令爲師儒爲隱逸爲孝
義而以仙釋夷狄終焉作列傳爲卷有百繆不自量竊
爲此書積之三十年齒越八旬老矣昔人云頭白可期
汗青無日斯言豈欺我哉諺云人老才盡吾今可以已
矣然是書也不襲於諛墓之辭不逐於群吠之犬我明
二百餘年以來列朝人品有忠邪一人志行有初終竊
謂片紙上可以觀其所勝僭有論於傳後敢以比於一
代之公案似爲得之或曰孔子竊取魯史爲春秋今子
以史竊稱將比之春秋乎守衡曰惡是何言哉孔子曰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之學士大夫誰非學孔子者也生今之世不識今代之典章人物將安適從孔子不嘗曰竊比於我老彭乎或曰馬遷爲太史令乃作史記班固典校秘書乃作漢書子官不在柱下客不通蘭臺石室之不睹金匱之藏不幾乎自用自專乎誰其信從守衛曰子之言誠然哉然孔子已教我矣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闕信傳信闕疑傳疑何自用乎以在道析之群言以公論邈之萬世豈自專乎吾亦從及於國之史也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吾求之野乎賢者識其

大者吾而不賢吾識其小乎不信不從吾又安能知之或曰左氏之蠹也學之未能而有其誕馬遷之傳也學之不能而有其蔽吾恐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守衡曰予休矣吾自竭吾不肖之材力以終吾餘年已爾敢數舉於西子哉守衡性簡率初自罷官歸遂以懶自廢不衣冠不肯客不與俗人言不與人世事自稱為懶翁著有懶菴賦或嘲之解之曰上古烝民止有其四僧道繼出已加其三增一懶民未為世祟子不見播閒攏匕復有乞人賤子繇是言之懶何容易守衡以懶故乃得游心

筆硯間成史稿屬其三子曰我今卜築牛山之下長留矣毋謬出吾書示人凡人賤近而貴遠自古嘆之古人每成一家言而必欲藏之名山者何故以世無知己者也汝不善藏恐有追放子長且爲吾裁反不若付之咸陽之火還諸造化其可矣